



鬼

堡



● 鬼

● 陈寿云

著

● 四川民族出版社

陈青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堡

二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丹华
封面设计 梅定开
技术设计 路 客

鬼 堡

陈青云 著

(二册)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169千

1988年5月第一版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000册

书号: ISBN7—5409—0171—3/I·44

定价: 2.35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八 章 | 解穴断玉掌..... | (293) |
| 第 九 章 | 波诡云谲..... | (336) |
| 第 十 章 | 步步惊魂..... | (376) |
| 第十一章 | 天伦梦断..... | (418) |
| 第十二章 | 惨雾愁云..... | (459) |
| 第十三章 | 艰难唯一死..... | (502) |

第八章

解穴断玉掌

韩尚志身形晃了两晃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栽倒在地，昏死过去。

“六道五僧”震骇欲死地望着“大力神灵明子”的尸体，张口结舌，簌簌而抖，只见“大力神灵明子”是被一片树叶嵌后脑而死。摘叶伤人，这种功夫，武林中实不多见。

一条身影，闪电般从“六道五僧”身旁掠过。众僧道又是一震，其中“归元子”和“性空大师”，都是武林中一等的高手，竟然没有看清这人影是男是女。地上，“病神”已失去了踪影。显然伤人，救人，同是一个人所为，但这人是谁呢？

暴喝之声，震耳而来！

不远处的数百高手，已为那只“佛手宝笈”展开了一场疯狂的争夺之战。

“性空大师”再度扫了一眼地下的“灵明子”尸体，悚然向“归元子”道：“道兄，会不会是那‘魔中之魔’……”

崆峒“归元子”不待“性空大师”说完，急道：“如果事实果如传言，‘血骷髅’即是‘魔中之魔’的化身，这事态就非常严重了，贫道须立即回山，请示掌门人！”

“性空大师”一点头道：“老衲之意也是如此！”

于是由六道中之一，抱起“灵明子”的尸身，相率纵身而去。

疏林的另一边，夺宝之争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已有近十名高手命丧当场。

却说韩尚志再度醒转之时，发觉自己置身在一座不见天日的林中。

锥心刺骨的痛楚，使他不自禁地哼出了声。

“孩子，你醒了！”

这一声“孩子”使得韩尚志心弦为之一震，从那熟稔的声音里，他听出这救自己的是谁，颤声道：“您……是‘失魂人’前辈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您，又一次救了我，此恩此德，粉身难报！”

“孩子，现在先服下这粒药丸，它可以减少你的痛苦！”

韩尚志正待说声谢谢，口一张，一粒药丸，已射入口中，药丸入腹，疼痛果然马上减轻，忙以双手撑地，坐起身来，双目瞥扫之下，只见林深树密，“失魂人”不知隐身何处，当下诚敬地道：“前辈何不现身一示尊颜？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！”

“前辈怎知晚辈……”

“这些暂时不要问，你已经进入‘鬼堡’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见到‘鬼堡’主人了？”

“见到了，一个神秘的蒙面人，见等于不见！”

“你说出你的身世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失魂人”长声一叹道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”

韩尚志歉然道：“晚辈不明白前辈为什么要晚辈这样做？”

“唉！孩子，你大错而特错了，我要你那样做，当然有道理，至于为什么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并非我故作神秘，事实上不能由我亲口告诉你，唉……现在……”

韩尚志对“失魂人”的话，惑然不解，为什么她不能亲口告诉自己？这真是一个煞费猜疑的谜。

“失魂人”又道：“孩子，既然你不照我的话做，那你为什么又进‘鬼堡’，而又能安然……”

“晚辈系奉师命……”

“你真的拜‘魔中之魔’为师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把经过情形告诉我？”

于是韩尚志一字不隐地把拜师、进堡等一切经过，简略地说了一遍。

“失魂人”激动地道：“你说是一个叫‘未亡人’的女子救你出堡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我曾救过她一次！”

“想不到……”

话至此顿然止住，韩尚志讶然道：“前辈认识这叫‘未亡人’的女子？”

“哦！不……你目前真力不能提聚？”

韩尚志狠狠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是的，据那‘未亡人’

说，只要晚辈被制穴道解开，功力仍在，只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武林之中恐怕无人能解这‘鬼堡’独门手法！”

“失魂人”沉默了半晌，以一种激动悲凉的口吻道：

“不错，普天之下，能解这独门手法的，极少，极少……”

韩尚志以一种奇异的心情道：“前辈是否能解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晚辈只是这么猜想，以前辈的功力，或许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能解！”

韩尚志闻声不由怦然心惊，他听出“失魂人”说这句话是以惨厉的声音说出来的，不由脱口道：“前辈，您……”

“失魂人”的声音，又恢复平静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孩子，我替你解穴！”

韩尚志激动得全身发颤，想不到“失魂人”竟然答应为自己解穴，穴道一解，功力自然又恢复，首先，自然得先赶回到师父住处，虽然此行给师父带回来的是失望，然而总不能不见他老人家，其次，就是夺回那“佛手宝笈”，访“阴煞”，使宝笈合璧，然后……

心念未已，“失魂人”的声音，再次传来：“孩子，我有句话问你？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你……你很恨你的母亲？”

韩尚志不虞对方有此一问，闻言之下，如被电击，全身起了一阵痉挛，师叔“毒龙手张霖”临死前告诉自己的一句话，又响在耳边：“……我曾代你找过她，但她竟欲置我叔侄于死地……”同时，脑海里也飘过“天齐教”总坛所在地

的“连环套”中，他母亲“赛嫦娥王翠英”对他下毒手的那一幕，心中如被刀扎，痛苦地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没有母亲！”

“失魂人”声调一变道：“你恨她到这种程度？”

韩尚志咬紧牙关道：“晚辈不愿再提起……”

“天下无不爱子女的父母。”

“是的，也许旁人如此……”

“也许她有不得已的苦衷？”

“苦衷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韩尚志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，笑声中，包含了无限的悲哀，激愤，凄凉，怨和恨，他恨他自己竟然有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。

“孩子，天下父母心，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

韩尚志恨恨地道：“晚辈早就明白了！”

“失魂人”颓然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孩子，有一天你会后悔你现在所持的想法和看法。”

韩尚志对于“失魂人”愈来愈感到莫测高深，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？怎会对自己的身世了如指掌？为什么如此关心自己？就以几次临危伸援手来说，绝对不是巧合，她似乎一直暗地尾随着自己，为什么？

这个谜，从“有心人”出现时起，就一直困惑着他。

当下不由脱口道：“晚辈再次请求前辈示知名讳。”

“孩子，时间还没有到！”

“前辈对晚辈的身世，似乎了如指掌？”

“不错，也许超过你的想象！”

韩尚志心中不由一动，“失魂人”也许与自己家门或是

父亲的师门，有所渊源也说不定，父亲的师门，至今仍是一个谜，如果能从她口里获知，对于师叔“毒龙手张霖”的自绝，和那些令人莫测的遗言，也许能寻出些蛛丝马迹，但不知她会不会相告。

心念之中，试探着问道：“晚辈有一件应知而不知的事，希望前辈能坦白相告？”

“什么事，你说说看？”

“晚辈父亲的师门！”

“哦！这个……你失望了，我还是不能告诉你！”

韩尚志对“失魂人”的神秘，感到气也不是，恨也不是，心中一凉，道：“那又算晚辈多此一问！”

“孩子，现在，站起身来！”

韩尚志依言站直了身形。

“不要动，不要回头！”

韩尚志心中不由一阵紧张，他知道“失魂人”要为他解穴。

数缕劲风，从不远之处射来，击中了韩尚志数处大穴，他全身震颤了一下，顿感真气有流动的迹象，试一提气，真元滚滚而聚，不禁喜极而呼道：“我恢复功力了！”

“不错，孩子，你方才所受金杖一击，内腑伤势不轻，现在赶快运动十周天，以助适才服下药丸的功能！”

韩尚志依言闭目垂帘，就站立之势，运转真气十周天，之后，果觉神清气朗，痛楚全消。

“孩子！”

接着是一声极轻的呻吟。

韩尚志功力既复，这极轻的声息当然也瞒不了他，登时

一愕道：“前辈，您……怎么样？”

“接着这东西！”

一个白色之物，迎面而来。

韩尚志接在手中一看，登时如遭雷击，毛发俱竖，浑身颤栗，心头狂震，噤噤噤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额头鼻尖，全是汗珠。

原来“失魂人”抛出之物，赫然是一只齐腕而折的玉掌，断处血渍淋漓，断掌馥温犹存，显然是刚才发出那一声呻吟的人劈下来的。

韩尚志抖颤震惊，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！久久才迸出半句话，道：“前辈，您……”

“孩子，我自断手掌！”

韩尚志身形晃了两晃，几乎支持不住站立之势，骇极地道：“前辈，为什么？”

“失魂人”语音带颤地道：“孩子，好好保存这只手掌，当你下次再逢‘鬼堡主人’之时，他必然问起何人解你穴道，你可把这只手掌交给他！”

韩尚志脑内“嗡”的一响，眼前一黑，几乎当场栽倒，嘶声道：“前辈因替晚辈解穴而断掌？”

“不错，但你不必放在心上！”

韩尚志泪水夺眶而出，“失魂人”竟然因替自己解穴而断了一只手掌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几次救命之恩不说，又为自己而残废了肢体，这恩情，如何报答？当下泣声道：

“前辈，您……您……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

“早知如此，晚辈愿意终生失去功力！”

“孩子，很多事待你去做，你不能失去功力！”

“前辈没有理由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呀！”

“当然有理由，日后自知！”

“晚辈此生，心何能安？”

“我要你不必放在心上！”

“前辈的大恩，高同日月，叫晚辈如何报答？”

“孩子，事情算是过去了，现在，你原先停身的疏林之中，搏斗仍在继续！”

“搏斗，谁？”

“那些因你而来的人！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争夺你遗落的那只‘佛手宝笈’！”

“哦！”

韩尚志心头陡然一震，这“佛手宝笈”，关系自己的报仇计划，岂能失去，可叹武林中尽是贪婪无耻，沽名钓誉丑类，热血不禁为之沸腾。

“孩子，我要走了，有一个要求，你无论如何要答应？”

“前辈请讲，晚辈誓必遵行！”

“再访‘鬼堡’，道出你的身世！”

韩尚志不由一窒，心想，我且先夺回“佛手宝笈”，赴勾漏山，寻到“阴煞”，告知她“阳煞”的下落，使双笈合璧，练成“弥须神功”，然后即赴“鬼堡”。盘算停当之后，道：“晚辈从命！”

“你是否立即去？”

“晚辈还有两件事情办妥之后就去！”

“好！记住，你务必要道出身世，同时，你的身世只能向‘鬼堡主人’一人透露，不能入第二个人的耳。”

韩尚志心中狐疑万分，口中漫应了一句：

“晚辈记住了！”

忽然一件事闪上心头，急接着问道：“前辈，晚辈前些时，在旅邸之中，蒙一位自称王婆子的前辈，替一位姑娘解了‘七媚散’之毒是否就是……”

“不错，是我！”

韩尚志心念一动道：“那莫非就是‘失魂人’母女的真面目？”

“失魂人”道：“孩子，你照我的话与那姑娘……”

“十分抱歉，晚辈发觉吴小眉姑娘，毒性已解，所以没有遵从前辈的指示！”

“什么，你没有照做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失魂人”沉默了片刻，幽幽一叹道：“唉，人算不如天算！”

韩尚志听得一怔神，诧然道：“前辈说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孩子，我不能久留，再见了！”

韩尚志默立了片刻，象是从一场奇幻的梦境中醒来，弹身奔出林去。

顾盼之间，疏林在望，暴喝之声，已隐约可闻，身形一紧，向斗场飞驰过去。

场中——

死伤枕藉。

“金杖姥姥”这时拄杖站在一边。

一个方面大耳的老者，和“地行仙”打得难解难分。

双方都是武林罕见的高手，搏斗之惨烈，令人咋舌，但见砂尘如幕，劲气漫天，远在五丈外观战的高手，衣袂独独飞舞。

突然——

“金杖姥姥”一顿手中金杖，加入战圈，与那方面大耳的老者，合击“地行仙”。

“地行仙”与那方面大耳的老者，功力在伯仲之间，比“金杖姥姥”，却高出一筹，单打独打犹可，这一遇上合击，情势顿然改观。

“金杖姥姥”恨极了“地行仙”，乘虚蹈隙，出手辛辣无比。

“地行仙”立即被迫处下风。

三十回合之后，“地行仙”险象环生，益形不支。

“金杖姥姥”不屑地道：“矮子，交出‘佛手宝笈’，事情还有个商量！”

“地行仙”气呼呼地道：“黄秋菊，你要不要脸，这笔帐将来老夫和你单独结算！”

“矮子，可是眼前你就过不了关？”

“未见得！”

“那你就走着瞧！”

这时，正好方面大耳的老者，一口气攻出二十一掌，迫得“地行仙”手忙脚乱，连连后退，“金杖姥姥”怪叫一声，金杖幻成一片金墙，死死封住“地行仙”后路。

“地行仙”只消再退两步，就得要撞上金墙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场中忽地传出一声震天巨响，人影霍然而分，金光乍敛。

“地行仙”本来臃肿的身躯，鼓胀得成了一个圆珠。

“金杖姥姥”和那方面大耳的老者，在一丈之外，骇然地望着“地行仙”。

高手群中，有人惊呼出声：“地胆功！”

“地行仙”不轻用的成名绝技！

.....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如天外飞来，象飘絮般地落入人中。

“病神！”

“病神！”

高手群中，起了一阵惊呼，几乎被遗忘了的主角“病神”，竟然重新光临，实在出乎每一个在场高手意料之外。

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“病神”分明被“金杖姥姥”一杖击飞，身受重伤，而现在又以这种骇人的身法现身。

当然，其中最感震惊的要算“金杖姥姥”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韩尚志身影立稳之后，双目煞芒闪闪，直射向“金杖姥姥”，“金杖姥姥”不禁心里发毛，这满面病容的小魔星，到底是真的武功不济，传言失实，还是故弄玄虚？

“地行仙”收起了“地胆功”，眼眯成缝，注视着这“魔中之魔”的传人，心里在盘算着是否该离开，还是……

场中，顿时静寂下来。

韩尚志追视了“金杖姥姥”片刻之后，语冷如冰地道：

“拿来。”

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老妖婆，别装蒜？”

这一声老妖婆叫得“金杖姥姥”丑脸大变，这可是生平破题儿第一遭当面被人如此叫唤，怒极反笑道：“小子，刚才一杖没有超渡了你，现在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韩尚志身形电似一划，圈回原地，手中，多了一样东西，那是“金杖姥姥”随手兵刃金杖。

惊叫声中，“金杖姥姥”骇然退了个三大步。

这一手，使得在场的所有武林高手，为之惨然变色。

韩尚志再次冷冰冰地道：“你到底交不交出来？”

“金杖姥姥”乃是江湖中成名多年的人物，焉能吞得下这口气，厉吼一声：“你找死！”双掌一错，飞身进击。

韩尚志心念方才一杖之仇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杖还一杖！”

金芒一闪，夹以一声惨号，“金杖姥姥”口血飞溅飞泻到三丈之外。

全场暴起一阵惊呼，一个个寒气大冒。

以“金杖姥姥”的功力，竟然无法在对方手下走一个照面这种身法，的确骇人，放眼场中，恐无人是他的对手。

韩尚志眼中煞芒闪闪，一步一步向“金杖姥姥”躺卧之处走去，“沙，沙，”的脚步声，带着浓厚的杀机，敲击在每一个在场高手的心上。

“金杖姥姥”挣扎着撑起身形，但只撑起一半，又倒了回去，显见她伤势不轻。

场中空气，骤呈无边的杀机。

突然——

“地行仙”挪了挪臃肿的奇矮身躯，大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的东西在老夫手上！”

说着取出“佛手宝笈”一扬，又随即收回怀中。

韩尚志霍地转身，脱手扔下手中金杖……

“地行仙”此举，搏得在场的高手暗暗喝彩，这是武林的磊落风度，如果他不出声，“金杖姥姥”势难保全一命。

这一来，唤起了所有在场高手原先的目的，首先，方面大耳的老者，移身和“地行仙”并排而立，四周的高手，纷纷进逼一丈，把圈子缩小到不及四丈。

一场拚斗，眼看就要展开。

韩尚志双目电扫全场一周，然后冷冷地向当面的两人道：“两位何方高人？”

“老夫‘地行仙’，你小子谅有过耳闻？”

“不曾听过！”

“老夫‘行商贾一非’……”

“哼，也是第一次听到！”

“地行仙”和“行商贾一非”同时发出一声冷笑。

韩尚志前欺数步，目注“地行仙”道：“东西既在阁下手中，就拿出来吧！”

“地行仙”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得先问问在场的朋友，是否愿意老夫交还给你？”

韩尚志登时气冲顶门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不肯交出来？”

“非是不肯，不能也！”

“如此休怪在下出手无情了！”